



再駁李唐氏族出於李初古拔及趙郡說

朱希祖

余前作駁李唐爲胡姓說，載於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十五號。嗣

陳寅恪先生又撰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仍持李唐祖先爲李初古拔及由趙郡冒隴西說。今再分別駁之：

一 駁李唐氏族出於李初古拔說

寅恪先生以李初古拔爲李唐祖先，其證據有二：一唐書宗室世系表，二南史柳元景傳。唐書宗室世系表，余前已駁之，寅恪先生未有反駁。茲則專以南史柳元景傳爲證，牢持前說，振振有詞，其言曰：

寅恪前數年曾據宋書柳元景傳及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推證李唐爲李初古拔之後裔，自信或不致甚遠於事實。今歲偶繙盧文昭讀史札記南史柳元景傳條云：

南史柳元景傳，殊不成文，如以爲後人轉寫譌落，則可。若出延壽所刪，此手何可作史書北侵事，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書龐法起軍

「去弘農城五里」便詘然而止。若得弘農可不書，則此「去弘農」

之語，亦屬孤贅。希祖案南史原文云，「法起詣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然則法起詣軍何嘗詘然而止？去弘農城五里時，未嘗得弘農也，安都頓軍弘農，始得弘農矣。文理明顯，盧氏自屬誤解，反譏文不明曉。又云「魏城臨河

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云云，中間脫去魏洛州刺史張是提率衆二萬度嶺來救一段，則所云待者，

不知何指。希祖案此則延壽刪節時失於修正之處，希祖案此則延壽刪節次全不明曉，指此則可。豈以延壽而如此憤憤乎？

寅恪案全部南史何以獨柳元景一傳「殊不成文」何以柳元景全傳獨書北侵一事「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李延壽作史，必不如此憤憤，盧氏於此致疑，誠有特識。但若以爲由於「後人轉寫譌落」

則後人轉寫之時，於全部南史何以獨於柳元景一傳，而於柳元景全傳何以獨於北侵一事譌落若是之多且甚乎？是真事理之不可通，而別有其故，斷可知矣。蓋李氏作南史時，其柳元景傳本據宋書柳元景

傳，別有其故，斷可知矣。蓋李氏作南史時，其柳元景傳本據宋書柳元景

110310 得。其書北侵必與宋書相同，悉載李初古拔父子被擒殺之始末。逮書成以後，奏聞之際，或行世之時，忽發覺李初古拔即當代皇室之祖先，

故急遽抽削，以避忌諱，而事出倉卒，自不及重修，復無暇詳改，遂留此

罅穴疵病，如抱經先生所擿發者也。李初古拔父子事蹟所以不見於

南北史之故，魏書薛安都傳記李拔即李初古拔事，而南史北史薛安都傳亦俱不載。並足以證鄙說雖甚創，

而實不誣也。世有謂新唐書宗室系表中「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

之語乃宋人臆增者，請以此質之。

余案李延壽修南北史，若知李唐祖先為李初古拔，則其修北史撰

序傳時，安肯載「世子重耳，奔於江左，遂仕於宋，後歸魏，位弘農太守，即

皇室七廟之始也」云云，以自亂其族姓？若謂攀附皇室，以自光寵，豈有

皇室氏族而可妄自攀附乎？即謂唐室攀附隴西李氏，則延壽序傳，本欲

其直系祖宗，何必迂塗敘及李初古拔偽託之李重耳，以自亂其譜系乎？

蓋李延壽係西涼貴胄，北魏華宗，其家自有譜牒，若李唐偽造譜牒，攀附

彼族，延壽豈有不知之理？若知之而承認之，序傳中且載偽李重耳，則南

史柳元景傳中李初古拔事蹟，必早從容刪削，以為皇室諱，何致「書成

以後，奏聞之際，或行世之時，始發覺李初古拔即當代皇室之祖先，而急

遽抽削，以避忌諱，事出倉卒，不及重修，復無暇詳改，一如寅恪先生所云

乎？且為皇室諱，則抽削李初古拔父子事蹟足矣，何以又抽削洛州刺史

張是提耶？張是提非皇室祖先，而亦在抽削之列，則知柳元景傳之刪削，

非必為避忌諱，而別有他故矣。今分三層言之：

一、南北史轉輾逐錄翻刻，皆有脫文，王懋竑讀書記疑卷八南史篇

梁書蕃王進號，凡五國。南史止書其三，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額進號

鎮西將軍，鎮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兩條不書，

此脫文。

饒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諸史殘闕條云：

北史魏孝文六王傳廣平王懷全篇闕佚，僅存三十二字，汝南王悅篇

亦多脫文，京兆王愉之子為西魏文帝，清河王懌之孫為東魏孝靜帝，

而傳末皆不見其名。知此卷文字脫漏多矣。

南北史逐錄翻刻，脫漏甚多，以上二條，不過略舉其例，南史柳元景

傳是否為寫刻脫漏，雖未可定；若有脫漏，自不免有一殊不成文」之處，

盧抱經但見於此而不見於彼耳。寅恪先生謂「全部南史何以獨柳元

景一傳殊不成文」，若未將全部南史逐一校勘，恐未便下此斷語也。

二、李延壽增減南北八朝史而成南北史，其文章自較各朝原史為

簡，故其刪削之時，偶不經意，自不免有「殊不成文」之處，且不免有「刪

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者，此不但延壽然也，宋祁撰新唐書，刪削舊唐

書，往往「殊不成文」，「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前人議之多矣，班

固增減史記，亦有不能免此病者，何獨尤夫延壽！即以延壽論，全部南史，

類此者甚多，王懋竑讀書記疑南史篇云：

永初元年復租布詔，先言彭沛、下邳三郡，其下分言之，彭城本鄉，故比

豐沛優復，此漢紀所謂「世世無有所與」者，而沛郡下邳，則限以三十年。南史刪彭沛數語，既失其意；又去優復之制四字，改「可復」為「各復」，似彭城與沛下邳，俱復三十年矣。當據宋書改正。

徐湛之傳，父達之，討司馬休之，臨陣為魯軌所害，故軌子爽來奔，湛之以為不敢苟伸私怨，乞屏歸田里。南史於達之但云「臨陣見害」，則湛之所云，幾不可解。

延壽南史「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且有「殊不成文」之處，甚多，前人舉之累數十條，豈「獨柳元景一傳」然耶！

三、作史自有體裁，宋書記一朝之事，不妨委曲詳盡，南史記四朝之事，自當刪繁就簡。宋書柳元景傳過於繁瑣，南史此傳，前後刪削，不止一人一二事。就事而論，北征魏虜之事，刪削固多，南征羣蠻之事，刪削更

多。「柳元景傳全部」何嘗獨刪削北侵一事！耶！征魏之事，凡魏虜州郡縣塢軍主，不書，如虜洛州刺史張是提被斬，不書，虜弘農太守李初古拔父子被獲，不書，虜盧氏縣令李封被斬，不書，虜金門塢戍主李買得被殺，不書，蓋其書體例然也，此正是李延壽長於斷制之處。若此敵人偏裨將領，必一一詳書，則南史卷數，必且加倍而不足。寅恪先生僅見郡守塢主之李初古拔父子刪削，以為為皇室諱，則州刺史張是提，縣令李封，豈亦為皇室諱耶？

寅恪先生又謂「魏書薛安都傳記李拔，即李初古拔事，而南史北史薛安都而順敘李拔，在魏固視為重要也。宋書薛安都傳，已不載李初古拔事，固已見於柳元景傳，宋書柳元景傳記斬洛州刺史張是提，亦屬薛安都事，南史北史薛安都

傳亦皆不載，可見被刪削者又不止李初古拔也，其例與柳元景傳同。且南史刪削宋書各傳中無關重要之人甚多，試兩相對照，即可知之。寅恪先生何以皆不致疑耶？抑他傳中被刪

削之人皆未見，柳元景傳中李初古拔父子之外，被刪削之人亦未見耶？總之讀史固貴乎懷疑，然必須以科學方法，歸納論理，綜合觀察，以下判斷，庶不致誤。若斷章取義，附會飾說，不顧事實，專重推測，此則貽誤孔多，須鄭重以出之也。

二 駁李唐先世由趙郡改稱隴西說

寅恪先生仍持李唐祖先由趙郡改稱隴西之說，否認其為西涼王李暠之子孫，以鞏固其李重耳為李初古拔假名之說，引隋書經籍志譜系類序云：

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土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

寅恪案李唐之稱西涼嫡裔，即所謂「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其由趙郡改稱隴西，即所謂「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鄙說於此，似皆一一證實矣，考據之業，其舊文新說若是之符合無間者，或不多見。茲特標出，敬求疑難鄙說者教正。

希祖案隋書經籍志譜系類序，寅恪先生完全誤讀。序中「及周太

110312

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云云，非指中國士人諸姓，蓋等第中國士人門閥，事在北魏，非在周太祖時，故下文有及周太祖入關云云也。所云諸姓子孫，乃除帝族八氏十姓外之諸姓，即上文「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今則舊稱「河南洛陽人」者，概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此事周書本紀有其事實可證，魏恭帝元年條云：

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周書卷二，文帝紀下。

隋志言「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者，因當時三十六國九十九姓，後多絕滅，故以諸將功高者爲其後，故須「仍撰譜錄紀其所承」也。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故云「有功者爲其宗長」也。後魏遷洛之時，此三十六族九十二姓，皆稱河南洛陽人，周太祖時遷都關中，故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此事至周明帝時，又稍有改正，周書明帝紀云：

二年三月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周書卷三。

此詔蓋嫌當時三十六族九十九姓，紛紛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凌亂無章，故以改稱京兆畫一之，猶魏遷洛時諸姓皆稱河南也。由此觀之，隋志之序，文理甚明，事實甚著，而寅恪先生猥欲附會李唐先世由趙郡

改稱隴西，強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句，屬之中國士人諸姓。案中中國士人諸姓，當時不過第其門閥，未嘗強其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也，故下文云，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即門閥之等第也；且皆各有本望，非若三十六族九十九姓，向無本望，遷都河南，則稱河南人，遷都京兆，則稱京兆人，隨國都爲轉移，不若中國士人皆以祖宗所自出之地爲本望，後雖遷移，皆未嘗改也。若當周太祖之時，強中國士人諸姓皆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則中國姓氏史上，實爲一重大變局，何以自來學者皆不知此事乎？若指此句專爲李氏而設，則與上文文理不通，不知寅恪先生何以有此解釋也。

尚有一事爲寅恪先生根本忘卻者，即西魏之賜姓是也。當西魏之初，周文帝宇文泰執政之時，唐室祖先李虎，已賜姓大野氏，當時姓名，必稱大野虎，不稱李虎，其李氏已廢而不用，其他中國士人之賜姓者皆然，直至周末靜帝時，隋文帝楊堅執政，始詔廢去賜姓，復其本姓。則當周文帝時，以關內諸州爲諸姓之本望者，指其賜姓則可，指其本姓則不可，此等由趙郡改稱隴西之附會，直等諸捕風捉影之談而已。

寅恪先生又謂：

寅恪之設此假說，意不僅在解決李唐氏族問題，凡北朝隋唐史事與此有關者，俱欲依之以爲推證，以其所繫者至廣且鉅。

案寅恪先生以此種誤解，附會李唐祖先由趙郡改稱隴西，已覺滋誤不淺，若更欲以此推證「凡北朝隋唐史事與此有關者」，則錯誤範圍愈廣且鉅，甚望鄭重下筆也。